

古城，「老五届」，医生，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二十年间的风雨人生路……

古城驼铃

寒江月◎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古城「老五届」，医生，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二十年间的风雨人生路……

古城驼铃

寒江月◎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古城驼铃

编 著 者 / 寒江月

文稿审阅 / 文 静 晓 竺

编辑校阅 / 第六编辑室

美术设计 / 莘海琴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42 - 146 号金利商业大厦
7 楼 7A

电 话 / 00852 - 67270657

传 真 / 00852 - 28514966

网 址 / <http://www.bookhk.com>

电 邮 / 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大 32 开本 (880 × 1230)

印 张 / 16.75

字 数 / 482 千字

印 数 / 2000 册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88 - 97358 - 3591 - 7

定 价 /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引 言

风物如浮云烟雾渐行渐远，逝者如黄河之水东流，人情事故皆已大变。让时空逆转、岁月倒流，回眸古城往事，仿佛又见日月争辉、浪起潮涌。然而，城墙内外的天色街景、陋巷杂院里的鸡飞狗跳，凡眼极难再观真切，唯见胜利中学、古城医学院的花草树木在红太阳照耀下，显现出奇异色彩，历历在目；声声驼铃轻悠悠地又从云天之外飘来……

CONTENTS |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58)
第四章	(90)
第五章	(121)
第六章	(141)
第七章	(172)
第八章	(205)
第九章	(235)
第十章	(261)
第十一章	(298)
第十二章	(329)
第十三章	(356)
第十四章	(385)
第十五章	(409)
第十六章	(439)
第十七章	(471)
第十八章	(501)
后 记	(529)



第一章

古城周围有八水环绕，不管它是奔腾还是干涸，一说到这些景致，不少人都为古城骄傲。可是掰着指头数，即使把那条藏污纳垢、四下不通的护城河算进去，还是数不够八条。也有一些人很不喜欢古城的老旧，一提到护城河，他们就斥责它是万恶之源。谴责它蒸腾起带臭的气雾和浊云，飘浮在古城上空，浸淫着人们的肌肤，甚至伤害了人体的脏器；还有那座老祖宗留下的二三十里长、四五丈高，由黄土、青砖垒起的城墙，也是害货。抱怨它把古城死死围住，使空气不得流通，让人喘不过气、头脑发昏。

胜利中学在城门里东侧紧邻城墙根的东西路旁，坐北朝南。从这所中学校门口向里，在通向教学大楼的主干道两边，有几块黑板夹在行道树中间。黑板上分别用宋体大字写着“时刻准备着！”“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等大标语。黑板的后面，东侧是蓝球场，西侧是排球场。三层高的教学大楼外墙正中挂着一个大钟。大楼二、三层是初中部；一层是高中部。大楼后门正对着住校学生的宿舍，偏西是灶房；学生宿舍和灶房的后面是砖皮剥脱、黄土裸露的古城墙；教学大楼西侧的一排平房是教研组办公室；东侧靠北紧贴城墙有一个露天舞台；舞台以下是大操场，安置有数排单、双杠和吊环、肋木、攀绳，这里也是全校师生聚会的场所；再向南紧挨外墙，有两排平房，是后勤服务单位和后勤库房，校医室在前排平房西端。

解放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少有考上大学的。学生和家

长，甚至上级领导都责怪老师。而教师中却有人偷着说，这和环境有关。因为城河的污水浊雾离校园太近；城墙挡住了北边革命圣地和苏联西伯利亚的来风；在冬春季节还不时有阵阵旋风从天而降，扬起尘土。正是恶劣的环境让师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影响了教书育人。

1956年早春，一场雷雨过后，操场低洼处留下积水和垃圾。星期六下午，是这所学校的例行大扫除时间。在校医室里护士李彩凤向闫泰岭医生请假提前离校，死磨活缠了好一阵，闫医生就是不同意。桌上的马蹄钟刚到五点，闫医生估摸各班的扫除快该结束了，就叫上李彩凤去检查卫生。闫医生走出校医室，边走边操着高亢、浓重的山东口音对李彩凤说，“一星期就这一次，还不能等到检查了卫生再说？”他看上去接近三十岁年纪，中等个头，旧呢子大衣披在魁实的身体上显得很潇洒，圆脸盘上的淡眉下眯着一双和善的眼睛，似乎总带着笑。他外在斯文平易的形象和说话时的粗犷声调很不相合。李彩凤紧绷着带有几分妩媚的脸，不悦地跟在闫泰岭身后。她二十岁上下，戴了一顶医务人员职业标志的白圆边帽，在薄棉衣上套着蓝底绿条的布扣罩衣和黑条绒裤子，刻意使自己在穿着上能显出与众不同的外在特征和苗条身材。他们来到排球场边，看见新分来不久的女教师白丽红穿着淡黄色运动服，几缕短发贴在粗糙的脸上，手持排球瞪着锐利有神的双眼，直挺挺地站在几个满头大汗的校队学生面前，像是军官向士兵下达命令。闫泰岭向前打断她的话，带着笑容说，“训练完了，记住把操场边的垃圾清理干净。”白丽红扫了闫泰岭一眼微微点头，继续严肃地向学生讲着什么。在大楼前，校团委副书记、初三（三）班的班主任、化学老师艾二妹正往外走，一碰见闫医生和李护士即礼貌地打招呼，欢迎他们上楼检查。她个头娇小，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文静持重，闫泰岭记得她是两年前分来工作的，不少人都说她的勤奋程度和工作能力，不亚于高资历教师，可她看上去比白丽红还年轻。在楼门边，高三（二）班班主任、语文教研组长吕易居老师正和学生一起擦拭窗玻璃。他是学校资历最高的教师，面颊像是两个松弛的皮囊，皮肉下坠，两个眼袋像两条横伏着的晚蚕，神情



总显得暮气沉沉，没有一点“知天命”之年的睿智。然而，他被公认为学校里最有教学功底，在课堂上最有风采、最有幽默感的教师。尽管他平时的模样并不容易让人亲近，可无论何时对人讲话都是文质彬彬、客气有礼。他一见到两位医护人员近前，即谦和地露出笑脸，问道：“看看我们这窗户擦净了没有？”

“净了，净了，下来把窗台上的脚印擦掉就行了！”闫泰岭热情地望着这位受人尊敬的老教师。

吕易居看李彩凤没有搭腔，神情中带着些许傲慢，即以关切和教导的口气说：“小李，要跟着闫医生把基本功练好，最近有进步吧？”

李彩凤尽管连卫校都没有上过，只是初中毕业后在铁路医院里跟着几个老护士短期学习过，但她能独当一面地给受伤学生抹红药水，给感冒的人发阿斯匹林。在闫泰岭分来之前，她已经在这个中学工作了。去校医室的人，不是喊她“老师”，就是称她“大夫”，她很得意，对闫泰岭的本事也一直没有服气过。现在吕易居当着学生的面这样对她说话，让她觉得掉价。她嘴撇脸吊地走到另一扇窗下和一个学生说话，仍然没有答理吕易居。闫泰岭感到有些尴尬，违心地对吕老师说：“小李还算努力！”

吕易居在闫泰岭的帮扶下，脚从窗台滑到楼边的椅子上踩稳，抬头看见李彩凤还在向远处挪动，轻声嘟囔了一句：“别看她光眉滑眼、不够，其实是个绣花枕头。”

李彩凤跟着闫泰岭刚转完教学楼一层的两个教室，趁闫泰岭和学生说话之机就悄然离开。闫泰岭一个人把楼下楼上检查完后，满意地返回校医室。这天，他不用再去赶公共汽车回家了，因为上午党支部书记、总务科长云腾转达党总支办公室的通知，让他晚上列席党员干部会议，座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精神。他对组织上的信任感到高兴，同时也责备自己一直没有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他总觉得自己对党的理论知识太少，连一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都没有读过，不好轻易动笔写申请。加之，离家太远，每天回到家天都要黑了。有了孩子后家务事虽然主要是妻子葛茹芝忙活，可他

在家里也坐不住。于是，这事就延误下来。在闫泰岭的心里，他为自己有一个曾在三十年代为共产党做过多年地下工作，解放后仍在故乡中学里担任校长的父亲而骄傲；也为自己和妻子曾在淮海战役前线救护队当过护士，一起抢救过解放军伤员，经受过战火洗礼而感到光荣。他更为感到幸运的是，山东一解放，部队就保送他和葛茹芝到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医专学习；后来，该校并入齐鲁医学院，他们延续了学历，读完本科。三年前大学毕业时，他们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义无反顾地从孔圣人精神润泽了几千年的家乡，来到曾被秦皇汉武蹂躏得缺花少树的古城工作。来古城后，妻子葛茹芝被安排到东郊职工医院当医生；他被安排在这所中学当了校医，除给师生看病外，也给初三学生兼授生物学课，还负责学校的卫生工作。红色的家庭背景、经历战火考验的革命青春和医学院本科文凭，不仅使在这所中学里受到倚重，被列入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每月拿到比同年资教师高出三级的工资，接近了姜正宗校长这个“三八”式干部的收入。在学校里，他虽然引来某些人的红眼冷眼，但更多人对他是赞赏、羡慕，夸他年轻有为。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从心底里认为，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自己的天下。所以，他乐观、满足，直爽、无畏，在校园里是个公认的话多、腿勤、爱管闲事的人。他在日记里写过几句话表达心声：

“穿梭淮海硝烟，抢救病伤；拜师齐鲁杏园，献身医行。扎根古城厚土，挥汗耕耘；敬业心系学子，报国爱党。”

闫泰岭回到校医室休息片刻后，准备到食堂吃晚饭。他出门西望，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回家的学生流水般地向校门口涌动。他缓步再次来到排球场边，白丽红和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他注意到让他们清扫的一堆垃圾已经没有了，心里很满意。一阵晚风吹裹着花香扑面而来，他感到清爽惬意，继续慢腾腾地朝楼西的小路上走着，边走边使劲地嗅着，试图分辨出香气来自何方，是哪种花的味道。忽然，背



后有人大声呼叫他的名字：“闫泰岭，闫泰岭！”

他回头望去，见是学校保卫干部夏宏雷，别人都称呼他“夏股长”，一个高大威猛、盛气凌人的转业军人。他黑黢黢的额头上的一块白疤，在紧缩双眉时，像是一小块裸露的白骨。闫泰岭随即强作笑容，诧异地问道：“啥事儿？”

夏宏雷以不容置辩的口气，急切地说道：“跟我走一趟！我母亲发烧卧床不起，请你去看看！”

闫泰岭心想，“中央领导让尊重知识分子，今天晚上还让座谈周总理的报告，你这人怎么就这么歪？求别人帮忙还大呼小叫？你平时跟别人横，今天少在我跟前耍威风。我是校医，你母亲有病，关我啥事儿？”于是不屑一顾地说道：“你咋不带她到街上医院去看？学校通知我今晚开会！”

“能带她去，我还找你干啥？”夏宏雷带着火气反问道。他刚和李彩凤谈上对象，就从她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闫泰岭的闲言碎语，此时，闫泰岭的傲慢劲儿，让他更加不满。

“今晚上如果没有会议，我就跟你去了。”闫泰岭冷漠地转身起步。他不愿也不屑和夏宏雷争辩。

“今晚上是党员大会，我是党员都请假了，你又不是党员，还积极啥？跟我走！”夏宏雷怒火陡然窜上脑门，他猛地追过去拉住闫泰岭的手，像是抓着一个犯事儿的，非让跟着他走不可。

“你干嘛？”闫泰岭生气地把手往回缩，试图甩开他。

夏宏雷反射性地用了当侦察兵时勾手擒拿的动作，狠劲抓住闫泰岭没有缩回去的手指头往下一压。只听“哎呀”一声尖叫，闫泰岭就地坐下，疼得喊叫不停。

吕易居听见刺耳的叫声，立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白丽红和几个学生也围拢过去。夏宏雷知道自己情急中失去了理智，惹出麻烦，就匆忙离开。不一会儿，闫泰岭的左手中指就肿成了一个“红萝卜”，不敢触碰。吕易居把他扶起，托着他的左前臂进了语文教研组的房子，把他安顿坐好，安慰了几句后就去帮他买饭。

闫泰岭没有等吕易居买饭回来就离开了。他怒气冲冲地去找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姜正宗告状。在校长室里，胖墩墩的姜校长笑咪咪地听着闫泰岭激动地述说，边听边捋他鼻孔下的两撮胡须。听完后，又摸着刚剃过的光头，心不在焉地问道：“到底是你先惹他，还是他先惹你？”

“我没有动手！”

“啊，是他先惹你，好了，我知道了。都是年轻人，性子急，完了让他给你道个歉！”姜正宗装着糊涂和稀泥，一副弥勒佛的样子。

闫泰岭痛苦地在校长面前晃动了一下左手，十分不满地说：“他是党员、干部，干保卫的，还能随便打人？你只让他道歉，这怎么能行？”

“那你说咋办？”

“学校应该给他处分！”

“就这么点事，你还想把人一棒子打死？他是党员，不要忘记你也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都是一家人。”弥勒佛样笑容，顿时从姜正宗脸上消失。他态度严肃，显然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掂量的。

闫泰岭十分不理解，为什么曾经是老革命的姜校长如此是非曲直不分，如此不主持正义。这天晚上的会议，闫泰岭没有去参加。他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径直到解放门医院作了X光透视。屏幕上显示左手中指肿胀畸形，翘向背侧成120度角，指骨中间部位断裂。医生诊断为：“左手中指中节指骨骨折”。医院医生随即对伤指进行了手法复位，用纱布、胶布包扎固定。

第二天早上，闫泰岭拿着“X线摄影检查报告单”，又去找姜校长。姜校长看后，改变了星期六晚上的态度：

“我要亲自找夏宏雷谈话，先让他给你道歉，然后再处理他。”

星期天中午时分，闫泰岭回到东郊职工医院家属院。进家门后，他看见怀孕显怀的妻子正在给两岁的儿子长长喂饭，就把一肚子委屈憋住，从葛茹芝手里接过小碗，向儿子表达父爱。

“你这手指头咋啦？”葛茹芝看见丈夫包裹着的左手中指，不安





地问道。

闫泰岭只好向妻子述说了原委，对于发生过程，他说得很清楚，但对于伤情，他只是说“扭了一下。”

葛茹芝的视线没有离开丈夫的左手，她平和地劝道：“他的老人有病，心里急。不要计较人家的态度，应该马上跟着去看看。他有不对，咱也有错。”

葛茹芝在职工医院儿科工作一年后，就生了长长。她产假休满上班，先把儿子放在院里哺乳室、后来又转放托儿所，她勤快吃苦，工作很少受到影响，还当选了医院团总支委员。她和丈夫一样，不仅对工作认真，而且也对生活满足，对家庭满意。和丈夫不同的是，她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科室里都话语轻、话语少，既不对别人说重话，也不随意抱怨。就是遇到别人情急中的失礼和鲁莽，她都淡化稀释了。她的无言、无奈，甚至苦笑，总是收到难以料想的良性效果。她端庄的脸上，似乎永远是安详、宁静和与人为善。事实上，她温存的表情不是植根于软弱和愚钝，而是植根于刚强和理性，是来自于父辈的精神遗传、母亲品德的熏陶和姐姐言行的影响。她对遇到的问题，经常比丈夫还看得清楚。

闫泰岭并非同意妻子的看法，只是不想和她争辩。他不接她的话茬，很快把话题转向自己家里的事儿上：

“接咱娘来的事儿，你想了没有？她一个人在潍坊一定很孤独。咱这里，你又要生了，要能早点接她过来和咱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该有多好。”

“等放假了，你回去看看再说。还有我姐和那仨外甥女，她们在乡里，日子过得不会容易，你也顺便去看看。”葛茹芝平静地回应道。

几个星期过去了，闫泰岭的手指已经不疼，却一直没有等来夏宏雷的道歉，校长也没有再说起关于处理他的事情。闫泰岭每逢有人去校医室看病，就嘟囔和抱怨。当时的见证人吕易居、白丽红两位老师

也为此事抱不平。校长在大家心里一贯是个秉公办事、敢说敢干的“老革命”，他给师生们讲革命故事的时候说过，在日本兵、汉奸、白匪面前，他都没有软过。但是，这次大家都明显感觉到校长很软，他明显在偏袒夏宏雷。他怎么能怕一个粗暴的下级？后来，白丽红还去问过姜校长，反映大家的意见，姜校长对她说：“这件小事，公开批评一个党员干部会影响党的威信，咱们也不能为一点小事，让一个年轻干部威信扫地，影响他的发展前途。你去劝劝闫医生，肉长好了，不疼了，就不要再计较了。让他忘了吧，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宽容别人！”

这话传到闫泰岭耳朵里，他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愤怒了。他在校医室里大声喊道：“这不是官官相护吗？让他夏宏雷检讨错误，就影响他的前途？咱这教育人的单位，还讲不讲是非？”他实在想不通，就又去找校长论理。

这次，姜校长不再说夏宏雷半个“不”字，反而严厉对闫泰岭批评起来：“你这个人，对同志、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一个党员同志的小毛病，对别人一时急躁出现的过失，揪住不放，斤斤计较，心胸咋这么狭隘？你还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可你的政治觉悟体现在啥地方？对党的感情到哪儿去了？真是辜负了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自和夏宏雷的冲突发生后，学校的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科长等一千人，见了闫泰岭也都相视无语，党支部不再通知他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在校医室里，李彩凤的脸上总是阴云笼罩，行动更加自由散漫，更不在乎闫医生对她的要求。

一天下午，闫泰岭正坐在校医室无聊，从门外进来一个捏着手指、满身煤灰的人，他眉毛又黑又浓，眉棱骨上像是粘了两小块煤疙瘩，眼睛不大，却很有神韵，两面颊刀削般平展，一圈络腮胡子像是带刺的柴草一样，给人以粗犷、刚烈的印象，也让人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操着河南腔请求道：





“大夫，我来给学校灶房送煤，指头让车上的铁丝划破了，请给抹点药吧！”

“过来坐下，让我看看！”闫泰岭如同对待本校教工一样，仔细地为他把伤口清理干净，消毒、包扎好。

这是周三铸第一次到胜利中学来，既是来送煤，也是想看看这个中学的环境。他算着再有一年多，儿子周伊波就要考中学了。可是儿子天天喊叫头疼，特别是一看书就头疼。妻子柳枝也在埋怨他：“孩子还没长大，脑子就用坏了，如果成了废人，还不如当个大老粗！”

他承认儿子的毛病是自己拔苗助长的结果，可是，儿子的脑子不至于轻易就能用坏，到这里上中学是他早晚的事。

周三铸感谢过闫医生正要出门，看他和蔼耐心也不收钱，忽然又回头坐下，顺便咨询了伊波的头疼病。闫医生判断他可能是神经衰弱或者是眼睛屈光不正，提醒周三铸对孩子的病不能大意，还告诫他，“孩子如果没有了健康，可就啥都没有了”。医生的话和他妻子说得一样，这才让他浑身发紧。

周三铸在回家的路上，拉着架子车走过逐日扩大的城墙豁口。当他看见成堆成片的断砖颓垣时，心里不禁一阵颤抖。前几年刚开始拆城门时，他就有这种感觉。他呆滞地望着那些已经装满砖土的大卡车和架子车，叹着气从路边搬了一块城砖，放到自己的架子车上。在周三铸心里，这门、这墙是老祖宗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挑土烧砖垒起来的。他想起来，自己刚来到古城时，一走到城门洞跟前，就能感觉到一股清爽的远古遗风，还能想起几句唐诗宋词，释脱了不少身心的疲惫。他说不清更多道理，但他知道这墙拆掉就没有了，拆墙是件对不起祖宗的事。他心里有气，憋得难受。

城墙豁口外火车站广场把环城北路分成东西两段。广场中央几层正方平台上，一个七八米高的大理石柱，坚定地托起一个方形“四面钟”，每个方位的钟面都有马车轱辘大小。大钟在告诉人们，时间在前进，时代也在前进。在一些主政者的眼里，时代前进的标志是破旧立新，先破旧，才能立新，只有彻底砸碎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

个新世界。

周三铸的家住在火车站广场西侧铁路小区的南排，临近环城北马路，门口有棵大槐树。南排的几个大杂院，大门都开在北边。而每个大院里都有十几户人家，一家挨着一家。这家的墙壁，就着那家的屋山；那家屋檐，挨着另一家后墙。在大杂院之外，还有一些“见缝插针”和就地借势搭盖起的简易草棚庵屋，与马路对面及城河边的那些相似，周三铸家的茅屋就是这种类型。南排的人家只有少数是铁路职工家庭，多数没有稳定的职业。他们基本是从潼关以东的豫、鲁地区逃难到这里落户的穷人，只有少数人家是从晋南、苏北、皖北来的，本省籍的人极少。南排北边还有两排院落。紧靠着铁道一侧，都是单门独院，房主大多在抗战以前就在这里住下。他们一般在铁路上都有一些身份，男女主人被尊称为“先生”、“太太”，他们习惯于仰着脸看天，说话时常是从鼻孔里发出声音。北排和南排之间的中排院落，比较整齐，大小一致。每院一般有三、四户人家，多是火车司机、司炉、电工、水工、机车工、列车员、勤杂人员的住家。中排院落的大门，一般都开在南边。这样一来，院里人到马路上方便，二来是这排的铁路工人，似乎在感情上与南排的“大老粗”更接近，从南边出出进进，可以少与“先生”、“太太”碰面。中排只有西头的宋锺家是单门独户，有宽敞的院落。这家大门上挂着黄底红字的“光荣烈属”标牌，人们把院主宋锺老汉也称先生，他六十多岁，已经弯腰驼背，早已失去解放前在通信段当段长的风采。解放后二儿子参加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他精神受了刺激，这可能是他早衰和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他原配夫人生了两儿一女后去世，二房太太生下一个女儿后又去世，后来，他又娶了第三房太太。这个太太比他年轻得多，而且脾气乖戾，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前二房太太生的孩子就都成了她的眼中钉，特别是她见不得还不能走出家门的二房太太生的女儿婵婵。还有那些前两房太太的亲戚，仍然和宋家不断来往，让这个家庭的内部关系增加了复杂性，宋锺称自己的家是“联合政府”，经常为家务事动脑筋，伤脑筋。后





来，宋锺在西小街小学当老师的妹妹宋树，把小侄女婵婵接了去。尽管这样，宋锺在家里还是忍气吞声。老宋家的门窗隔着一条路道和周家的窗户相对，他和三铸这个邻居聊天，逐渐成了他的一大乐趣。他几乎每天下午一听见有锁架子车的链条声就到周家来，在周三铸洗脸、喝茶的时候，和他寒暄，询问一些外边的见闻。随之，俩人再议论一阵。待周三铸开始吃晚饭时，他就感叹着自言自语地离开，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和规程。

这天傍晚，周三铸回来把架子车停放在厕所旁边，拿着车锁喊叫妻子柳枝：“哎！去把车上那块城墙砖搬下来，压风箱！”

柳枝晃动着矮小瘦弱的身影出门，按丈夫的要求，从车上把城砖搬下，换了风箱上不平整的青石，又把洗脸盆端到丈夫脚边。

宋锺从窗子里听见链条声和周三铸的喊叫，就出门走到老槐树下，拉了小板凳坐下。周三铸一见古先生坐下，就先停下来擦洗，满腔愤怒地对宋锺说：“一解放，就把‘中正门’拆了，现在还在扩大豁口，说妨碍交通，妨碍谁的交通了？都是老先人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拆起来多快呀！说不定哪一天整个城墙都拆完了。根本不知道心疼，败家子！人都疯了一样，把拆下来的砖，大车小车往家拉。我搬了一块压风箱，留个念想。”

柳枝觉得丈夫是旧社会过来的“死脑筋”，不开窍，没等宋锺接话，就插话轻声劝道：“‘中正门’改叫‘解放门’已经多年了，你咋老是改不了口？办事处的人来咱巷子开会讲，解放前城门上留着老蒋的歪名，古城解放，老蒋的人跑了，还能再留下他的记号？那城墙、城门咋不该拆？”

柳枝说罢，周三铸没有言语，宋锺也没有吭声，她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就接着发挥：“城砖让老百姓拉回去盖房子，垒个砖垛，还有点用处。你没有听人说‘时来运砖’，现在，到了好时代，就要运砖，才能去掉霉气，过好日子。政府都是为老百姓好，尚仁路改叫解放路，中正门改叫‘解放门’，新名比老名顺当，好记。”

周三铸已经不耐烦了，鄙夷地回应妻子：“你懂个啥，哪还有

门？以后连豁都没有啦！”受到丈夫的奚落，柳枝悻悻离开，去给他准备晚饭。周三铸继续对着古钟发牢骚：“你说，他老蒋凭啥在城门上留下歪名，借着祖宗的基业来风光自己？可是去掉了老蒋的歪名，为啥非得换上‘解放’？还要把城门拆掉？这不是剜老祖宗身上的肉吗？”

宋锺听周三铸说罢，即从小凳上站起来，然后又坐下，拍着腿叨咕：“你说，这叫干吗？我听婵婵她姑姑说，她们西小街小学有几个老师意见更大，还去‘办事处’反映过意见。‘办事处’的人解释说，他们不做主，但是他们认为‘城墙上有了封建脚印；城墙洞藏污纳垢，为反动派服务过。拆了旧城墙，才能为新中国盖高楼大厦。’老周，你听这是啥话？唉，真是败家子！不说了，说了没用，你也别生气。”宋锺急促地说完，慢腾腾地从小凳上站起，弯着已经直不起来的腰杆回家了。

正是槐花飘香的季节，老槐树上层层叠叠的白花和簇簇串串的花骨朵掩盖住了绿叶，满树一片花白。这个季节，屋里屋外经常飘着缕缕清香，也冲淡了横挡在门前不远处的公共厕所散发的臭气。白天，门前门后的年轻人爬到树上折断小树枝，然后，再在树下把槐花采摘到竹篮里或大筛子上。虽然这树不是周家种的，可他们总觉得摘槐花骚扰了周家，得给点回报。末了，他们都要给周家留一点。柳枝把蒸好的槐花和淡面汤摆上小方桌，催丈夫吃饭：

“吃吧，俺们都吃过了！”

“人到哪儿了？”三铸是指儿子和俩女儿。

“宋先生刚才没有对你说？小婵婵从她姑那儿回来，领伊燕、伊鹃到她家院子玩去了。刚才，我让伊波去接，他大概也在那儿玩上了。”

“他说头疼，给他放松点儿，他就玩野了！”周三铸这次数落儿子的口气比平时和缓很多，柳枝能清楚地感觉出来。

周三铸最神圣的理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从心底里尊重有文化、读过书的人，愿意和宋锺这样的人交往。他自己虽然